

乔治敦的谋杀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吴力励 译

群众出版社

72.45
412

乔 治 敦 的 谋 杀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吴力励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焰华

乔治敦的谋杀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吴力励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16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830-0/1·262 定价: 5.10元

印数: 00001—7000

内 容 提 要

新泽西议员弗罗利克的独生女瓦莱莉在一次社交聚会后被杀。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波塔莫斯受命对此事进行采访。在他进行调查采访期间，获得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在关键时刻，一个重要的知情人又被人杀害了……

波塔莫斯发现瓦莱莉的父亲弗罗利克竟对独生女儿之死无动于衷，不仅继续与朋友的妻子幽会，而且与他的朋友们策划着一个阴谋。

正当波塔莫斯对这个案子深入开展调查，并获得了许多线索时，他的上司却禁止他继续干预此事，而他本人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甚至险遭逮捕。

然而，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默许发出杀死瓦莱莉命令的人竟然是……

第 一 章

纤道上一队电动机车紧拖着绳子，使游船在宁静的五月的夜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六个戴着草帽，穿着红背心的乐师喧闹地演奏着“壁垒街进行曲”。电动机车的力量终于战胜了惯力，游船慢慢地驶上了康涅狄格和俄亥俄运河。

这个晚会是为了纪念一个名叫亨利·弗利特的英国皮货商而举办的，据史料记载，一六三二年，他第一个在乔治敦登陆。（据报道，约翰·史密斯船长在一六〇八年曾经从这里驶过，但没有费劲下船。）

新泽西州资历颇深的参议员约翰·弗罗利克和他的朋友，房地产开发人，亿万富翁马歇尔·詹金斯，一起站在乐台的一侧。两人都穿着深色的公事套装；将近一百位客人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只穿了很少的衣服。

“谁去说服运河委员会今晚提供这条游船的？”弗罗利克问道。

詹金斯耸耸肩，咕哝着说，“当然是路易丝，还会有谁呢？”

路易丝·沃林是乔治敦社交界中位居首要地位的女人。据说她靠晚会生存，呼吸，清晨四点钟醒来就已在盘算晚会的事了。她对于搜集晚会主题有一种癖好。当有人在莱龙多餐馆吃着饭，提到亨利·弗利特时，今天晚上的晚会就只差发出请柬了。

詹金斯向游船对面看去，他的妻子埃尔莎和弗罗利克的妻子亨里埃塔呆在那儿。矮小庄重的亨里埃塔穿着米色亚麻套装。埃尔莎身穿一条紧身黄色丝绸连衣裙，勾勒出她苗条匀称的体型的线条。连衣裙的领口开得很低，那对并没怎么束缚的丰满乳房露出上部。这两个女人正密切注视着一个身穿印第安少女服装的姑娘，她正随着乐队演奏的缓慢的“圣路易斯慢四步爵士舞曲”柔软地扭动着。她的舞伴是个年轻男子，留着一种阿飞式的头发，左耳挂着两个耳环。他只围着一块缠腰布，和那个姑娘在鼓点的伴奏下摆动着臀部，赤裸的身体上渗出了汗珠，闪闪发亮。

詹金斯向那个正在跳舞的姑娘点点头。“她的劲儿从来也用不完，对吧？”

弗罗利克参议员苦笑了。他的女儿瓦莱莉突然加剧了臀部的扭动，一点儿一点儿地凑近那个年轻人，直到二人的臀部相触。弗罗利克的目光和妻子的目光相遇了，两个人都做了个鬼脸。“年轻人，”弗罗利克粗暴地说。他向酒吧走去，要了加冰块的伏特加。

乐队演奏完了那首慢四步爵士舞曲，响起了一阵为那对表演者鼓掌喝采的声音。那位年轻的女钢琴师——她穿的迪克西兰德的衣装掩盖了她的女子气质——开始演奏“皇家花园慢四步舞曲”，当她制造出一连串滚滚的低音时，她灵巧的

左手下发出令人惊奇的雷鸣般的声音，费茨·沃勒^①会为之高兴的。

“挺可爱，对吧？”一位高雅的高个子银发男人对弗罗利克说。

弗罗利克转过身来。朝乔治·艾尔弗雷德·鲍恩微笑着。“有点儿太过了，”他说。

“对于路易丝来说，从没可爱得过分，”鲍恩说，“我只想知道这个盛会之后那个可怜的家伙怎么办。她的有价值的历史人物都要用完了。今晚是亨利·弗利特？还剩什么人了？”

弗罗利克哈哈大笑了，一点儿一点儿地喝着酒。鲍恩是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专栏作家，他用食指捋着一撇白色的小胡子，扬起眉毛，吸了口气。“你仍然打算这个周末去那儿吗？”鲍恩问。

“对”

“我告诉马歇尔了，我们该争取早一些，订在星期五。你行吗？”

“挺好，”弗罗利克说。他走开了，随便地东躲西闪着，从那群聚在一起的客人中穿过。

“你好，乔治。”鲍恩上下打量着路易丝·沃林，说道，“这服装真棒，路易丝，但是那个时代穿有点儿有伤风化，对吧？”

沃林瞥了一眼自己的胸部。“当然不，”她假装愤慨说，“它是西班牙服装，而且在那个时代极为可靠。他们在十七世纪初开始把领口开低，虽然上帝知道，他们并不迷恋胸部。他们过

① 沃勒(1904—1943)，美国钢琴家，作曲家，著名爵士乐作曲家。

——译注

去经常用铅罩束住年轻姑娘的乳房，不使它们长大。那是哈里森告诉我的。”哈里森——他只有一个名字——专为华盛顿的主要戏团和乔治敦出席晚会的社会名流提供服装。

鲍恩微笑了。“尽管可能会是那样，路易丝，我还是发现它令人震惊。”

她大笑着说，“乔治，你没有这个权利来发现任何事令人震惊，你的那种名声，使你没有权利。你今晚要腐蚀哪个年轻天真的家伙呢？”

“我无法想象你在说什么，路易丝。我独自到这儿来，只是渴望庆祝弗利特先生具有历史意义的登陆。”

“你可真难对付。”她说，展开一把扇子。

“难对付却可爱，”鲍恩说，“请原谅我离开一下。可爱的晚会，弗利特先生要是知道了会自豪的。”他走开了，细长的身体很有贵族气派地挺得笔直，灰色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他熟练地抄近路向音乐台走去。“晚上好，瓦莱莉，”他对弗罗利克的女儿说。

“你好，教授，”她甜甜地说，又咯咯地笑了，“你要请我跳这个舞吗？”

鲍恩微笑了。“不，虽然这个想法并非没有吸引力。我原来没想到你今晚会在这儿。”

“我原来没有打算来，但是……嗯，它比做功课好。你今天下午给我们指定的作业枯燥乏味。”

“你觉得它乏味我很遗憾。我认为诽谤和造谣中伤这个问题是初出茅庐的记者们最关心的。”

“‘初出茅庐。’这使人听起来就好象我是一只没有翅膀的小鸟。”

“正是那样，你和你的同学们。我刚才看你跳舞了，非常挑逗人。”

“是吗？很好。我喜欢挑逗。”

“象你父亲一样，我知道。”

瓦莱莉向她父亲看去。他从一小堆人里溜出，正向她走过来。“说到魔鬼魔鬼就到，”她咕哝着。

“你好。”约翰·弗罗利克对女儿说。

“你好。”那是一种毫无语气，毫无感情的回答。

“我可以和你谈一会儿话吗？”

她向鲍恩瞥了一眼，他扬起眉毛，悄悄地走开了。

“你们在谈论研究班讨论会的事？”弗罗利克问道。

“我告诉他，那很枯燥乏味。”

“那样不很聪明。他既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教授。”

“那并不使人觉得激动。”

“瓦莱莉，我……”

她一脸蔑视的神情。

“我想要你明天回家里来。你母亲和我想和你谈谈。”

“谈什么？”

“你知道得很清楚。”

“爸爸，我……看，这很愚蠢。我以一种方式看待事物，你和妈妈以另一种方式看待它们。我将怎样安排我的一生是我自己的事。我只是想要别人别管我。”

“去做什么，去毁掉……”他抑制住自己，没说下去。“真该死，瓦莱莉，你为所欲为，但对任何善意都不予以回报。是我的朋友马歇尔·詹金斯帮忙，你才有了一套公寓；是我付帐单，你才能上学。别再假装你是个成人了。你根本不是。”

她想走开，但他抓住了她的胳膊。“放开。你把我弄痛了。”

“明天六点在家里。”

她猛地扭动了一下，挣脱了，消失在人群中。弗罗利克抬头看看那位钢琴师，她向他微笑着。

“有什么要求吗，参议员？”她问道。

“什么？没有，谢谢。”

埃尔莎·詹金斯独自站在酒吧附近，一直注视着弗罗利克和他女儿之间的那一幕。很显然，他们的谈话并不令人愉快。她想到了弗罗利克一家：参议员，贵族的相貌，在伦敦订做的衣服，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权力的气息，参议院专做情报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总统的知心人，他本人就是做总统的材料，富有，有特权——而且傲慢。亨里埃塔·弗罗利克，不漂亮，不活跃，难看的老鼠毛般的棕色头发，薄嘴唇，言谈举止如同一只吓坏的麻雀。他们唯一的孩子瓦莱莉二十岁，体中的能量简直要从皮肤中爆发出来。她象她母亲一样，很矮小，但不象盒子似的，她乳房丰满，腰身纤细，棕色的大眼睛总象在接收信息，她总是在笑。瓦莱莉在乔治敦大学上三年级，是新闻专业的学生，成绩最优秀，是唯一被接受进入乔治·艾尔弗雷德·鲍恩那一周两次的研究班的三年级学生。但她和她的亲人们却很疏远。埃尔莎知道约翰为此多么心烦意乱。他从来无法把那种情绪隐藏起来。

弗罗利克来到埃尔莎身旁。

“你很烦躁。”她说，她的口音德国话的痕迹仍然明显可见。她捏捏他的胳膊。

“不，我……她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姑娘。”

“对，而且很迷人。她会转变的。”

“也许。你好吗？”

“挺好。马歇尔下周想去罗马。”

“你呢？”

“噢，我和他一起去。只有一周。”

乐队又开始演奏了——“马斯克拉特漫步。”客人们跳起舞来。弗罗利克看到瓦莱莉和那个围着缠腰布的年轻人重新一起出现在舞池里。

“我最好去照看一下亨里埃塔。”弗罗利克说。

“你过后到我们家来吗？”

“不。我明天的事很繁重。”

公共汽车和高级轿车在运河上游的终点等待着这条大游船的到来。当那条游船慢慢地驶近码头时，一个喝多了，在船边踉跄行走的肥胖的说客失去平衡，掉进水里。人们都跑过去看他，一阵高声的大笑。两个水手扔给他一条绳子，他被拽到了安全的地方。

“傻瓜。”约翰·弗罗利克对马歇尔·詹金斯说。马歇尔走到弗罗利克和他妻子身旁，他们两人正呆在下码头要走的地方。

“一个小丑。”詹金斯说。

“咱们这个周末见。”弗罗利克说。

詹金斯说：“给我打电话吧。”

瓦莱莉和她的舞伴站在他们身旁，等待游船靠码头。她母亲问她准备去哪儿。“为什么不回家来呢？”她提议，“我会弄点

儿什么吃的，并且——”

“不行，妈妈，”瓦莱莉说，“下次吧。”她吻了母亲的面颊，和那个年轻人手拉手跳到码头上，一起跑了，他们的笑声在身后回荡着。

第二章

一个三人流浪汉团伙儿目睹了头天晚上那条喜庆的游船沿着康涅狄格和俄亥俄运河顺流而上的情景。他们不过是一个月前在桥上凑成一伙的，但几个人挺合得来，每个人有固定的地盘安放一个用报纸做成的床垫。他们私人的东西小心地贮藏在康兰的购物袋里，它的标志牌在运河对岸赫然耸现。一条瘦骨嶙峋的黄狗一周以前加入到他们之中，经过仔细辨别性别之后，取名叫布朗黛。

天气对那些出席晚会的人很友好。现在，第二天早晨七点，一场持续不停的小雨使河上泛起许多波纹。几个流浪汉中的一个进城寻找早餐，带着一袋油炸甜发面球和早晨的报纸回来了，布朗黛跟在他身旁。几个人在露天的火上煮了咖啡，挺满意地坐在桥下。

“嘿，看哪，”那个离河最近的流浪汉说。另外两个人抬头瞥了一眼。“在那儿。”他指着一个有形的物体从水中露出来。“那是什么？”

三个男人穿过纤道，并肩站在河边上。“是一具尸体。”

“不，那不过是——”

“不，不，是，妈的。看——那是腿，从那个棕色的东西里伸出来。看见了吧？就在水下。”

“真他妈的。”

“是，是。它是具他妈的尸体。”

他们中的两个去找警察，剩下的一个继续留在纤道上。过了一会儿，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的一辆巡逻车在那几个流浪汉的家的上方十五英尺处一条狭窄的街上停了下来，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官走下台阶。“尸体在哪儿？”他们中的一个问道，声音带着怀疑。

他们在指指点点。

“那不是一具尸体。”一个警官说。

“不，我认为它是。”他的同伴说。

它是。

“我们最好向总部呼叫，请求援助。”一个人说。

半个小时以后，一具身着印第安少女服装的年轻女子的尸体被从水里捞了上来。脚上少了一只软皮鞋。她的脸上有大块青紫的伤痕，肿得很厉害。

“没有身份证？”一个警官问道。

“没有。你怎么看她的年纪，二十，二十一岁？”

“对，差不多。”

一个身穿廉价的黑雨衣，头戴棕褐色雨帽，高高大大的侦探站在三个流浪汉和他们的那条狗的边上。“就是它吗？”他问道，“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个？”

“对，没错。”

布朗黛吠叫着。

“这是你们的狗？”这个名叫彼得·兰格思的侦探问道。

“对。”

“你们有它的许可证吗？”

这几个流浪汉面面相觑。

“搞一个许可证，到 H 大街 614 号去办。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

“是，听见了。”

“呆在这儿别动。我们还要和你们谈谈的。”

第三章

刺耳的铃声就象机枪一样穿透了乔·波塔莫斯。他呻吟了一声，把枕头扭成一种新的形状，猛力把头扎进去。铃声继续响着，仿佛每一声都越发响亮。他又呻吟了一声，然后冲着枕头轻声咒骂着。他床头的钟显示是正午了。在报道了一个和毒品有关的双重谋杀案之后，他在早晨八点钟到了家。

他倚着床头板，愤怒地一下子把话筒从叉座上拿起来。“什么？”他大声问。

“是乔吗？”

“对。你是谁？”

“伊冯娜。”伊冯娜·马斯特斯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编辑，波塔莫斯是该报的一个记者，被指派去专管法制问题。

“得了，伊冯娜，你知道我出去了一整夜。我刚刚上床。”

“乔，对不起，但这是一个大东西。弗罗利克参议员的女儿被谋杀了。”

波塔莫斯眨眨眼，一只手从睡衣的空隙伸进，搔搔肚子，

摇摇头说，“噢？耶稣，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昨天晚上的一个时候。今天清晨她被从运河里捞了上来。我们刚刚得到关于她的身份的鉴定。”

“那个参议员的女儿。那是……对，那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没错。谁抓到这个案子了？”

“让我们看看……兰格思。彼得·兰格思侦探。”

“彼得。他们一定是在惩罚他。他可够走背运的。好吧，我着手办这件事。”

“乔，很对不起，但是——”

“我知道。”

“吉尔想要你给他打电话。”

“加德洛？好吧。一个淋浴，我需要一个淋浴。再见。”

波塔莫斯的那条叫跳跃者的狗在他打电话时始终在床脚睡着。他六年以前在福齐伯塔的一个强奸杀人现场弄到它的。那个受害者是个老妇人，独自居住，这条狗是她唯一的伴侣。那个行凶的人还狠狠地打了这个畜牲，使它失去了一只眼睛。

“起来，”波塔莫斯咕哝着，下床向卧室的窗口走去。现在雨下大了，一阵阵的风使雨点打在窗格玻璃上。

他磕磕绊绊地走进卫生间，把睡衣扔进一个角落，打开淋浴，让水流着，就去刷牙了。他走进洗澡间，水是冰凉的。“没有热水。太棒了，真是他妈的太棒了。”他把头伸进水流，在头发上打上泡沫，冰凉的水流淋到身上，他颤抖着。他冲完以后擦干了身体，用吹风机吹干了浓密卷曲的黑发，回到了卧室，跳跃者正心满意足地蜷缩在他的枕头上。

“起来，”波塔莫斯说。“不许占枕头。这件事我得告诉你多少次啊？”